



暗夜行

岳勇◎著



暗夜行

岳勇◎著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暗夜行 / 岳勇著. —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7-80256-718-4

I. ①暗… II. ①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4539号

责任编辑: 盛利君

装帧设计: 郑金将

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100006)

网 址: www.qypublish.com

自营网店: <http://qycbs.shop.kongfz.com> (孔夫子旧书网)
<http://www.qypublish.com> (官方网店)

电子信箱: qunyancbs@126.com

总 编 室: 010-65265404 65267783

编 辑 部: 010-65138815 65262436 65276609

发 行 部: 010-65263345 65263836

市 场 部: 010-65220236 65265832 (读者服务)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法律顾问: 北京市君泰律师事务所

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165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256-718-4

定 价: 36.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1

黑夜，像一张巨大的网，缓缓将大地笼罩。

三月的青阳市，正是乍暖还寒的季节，清冷的夜风满大街吹着，服装店里的春装正在热销。

晚上8点多，伊燕时装店里走进来两位顾客，一男一女，女的约莫十七八岁模样，下半身穿着一条蓝色校服裤子，估计是从哪所学校晚自习课堂上翘课的高中生；男的染着黄色头发，戴着一只耳钉，右边脖颈处文着一只骷髅，骷髅嘴里叼着一枝玫瑰，一看就知道是学校老师口中的“社会青年”。

老板娘姚伊燕关掉手机里的QQ聊天页面，从柜台后面站起身笑脸相迎，问：“二位想看什么衣服？”

社会青年把女学生往怀里搂了一下，说：“今天是我女朋友生日，我想挑一件漂亮衣服送给她当生日礼物。”

老板娘笑咪咪地打量着那女孩，转身拿起一件白色长袖连衣裙说：“这条裙子是韩版的，料子比较厚，印花也很漂亮，是今年最流行的款式，甜美中带点小清新气息，跟她的气质很搭啊。”

社会青年拿过裙子问女孩：“小璐，好看不？”

女孩不说话，有点害羞地点一下头。

“那就买这件好了。我那帮哥们儿今晚给你整了一个生日晚会，你穿着这裙子去，肯定要把他们眼睛都看直喽。”社会青年又问老板娘，“多少钱？”

姚伊燕报了一个价，价格比原定的售价高了三分之一。她知道男人在这个时候是最大方的。

社会青年二话不说，掏出钱包付账，把包装好的裙子递给女孩说：“送给你的生日礼物，喜不喜欢？”

女孩说：“喜欢。”一脸情窦初开的幸福模样。

看着这对小情侣牵手离去的背影，姚伊燕不禁有些羡慕起这个小姑娘来。

她把刚刚收到的几张钞票塞进钱包，打开手机 QQ 页面，看到一个男人的头像正亮着，显示为手机 QQ 在线，就点开对话框，写了一行字：“亲爱的，你回到家了没有？”

等了几分钟，不见对方回复，她隐隐有些失落，心里想，男人啊，就这样，床上对你千好万好，提起裤子就把你忘记了。

服装店门口的青云巷，路灯昏暗，冷冷清清早已看不到一个行人。

姚伊燕知道再也不可能等来一位顾客，起身拉下卷帘门，把店子稍作收拾，就往楼上走去。丰腴的身体，把陈旧的楼梯压迫得吱嘎作响。

这是一栋建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两层小楼，楼下一层开店，二楼住着姚伊燕一家三口。

姚伊燕看见儿子房间的灯亮着，知道儿子小亮还在做作业。

今年 14 岁的小亮，是一名初中二年级学生。

这孩子学习比较用功，成绩也好，只是有一个毛病，就是不爱出声，整天低着头，像个小老头一样。

姚伊燕的丈夫名叫何庆国，年龄比她整整大了十岁。

当年姚伊燕是个刚从乡下进城的黄花姑娘，之所以嫁给何庆国，最主要的原因是看中他有个铁饭碗。当时何庆国在江南机械厂上班，这可是远近闻名的国有企业。不想结婚几年后，遇上企业改制，何庆国被买断工龄，成了一名下岗工人。后来有个亲戚撺掇他去广东东莞打工，去了才知道，亲戚是骗他去搞传销，把他买断工龄拿到手的几万块钱全都骗光，才放他回家。何庆国待业在家吃了两年闲饭，最后在市技工学校食堂找了一份打杂的工作，每天踩着一辆破自行车早出晚归，却也没见挣回几个工资。

姚伊燕脱了高跟鞋，慵懒地靠在沙发上，手里拿着电视遥控器，不停地按着。

忽然感觉到屁股下边有什么东西硌人，伸手一摸，才发现沙发垫子下面压着一个挎包。她看了一眼，知道是朱政留下的。

朱政是她的情人。

何庆国是一个性格沉闷，毫无生活情趣的人，三棍子打不出个闷屁，而且身上还有一股狐臭味。三年前，姚伊燕就跟他分房睡觉了。有时何庆国半夜摸到她床上，她要么一脚把他踹下去，要么就跟他大吵一架。她吵架跟别的女人不同，是既动口也动手，一边骂得唾沫横飞，一边张牙舞爪，尖利的指甲像猫爪一样，不停地往何庆国身上抓，常常把何庆国抓得满脸血印子。

姚伊燕之所以越来越看丈夫不顺眼，越来越厌恶自己的丈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她在外面有了一个情人。

姚伊燕白天在自己的服装店里看店，没有生意的时候，就用手机 QQ 跟别人聊天。

两年多前，她在网上认识了朱政。

朱政在市区一家药材销售公司上班，年龄比姚伊燕小六七岁，还没有结婚。

两人刚在 QQ 上接上头，就聊得十分投机，有时朱政发一些荤段子挑逗姚伊燕，姚伊燕非但不生气，反而被逗得咯咯直笑。后来双方还留下了地址和联系电话。

有一天，姚伊燕正在看店，服装店里走进来一个年轻男人，穿着西装，脸皮白净，长得有点像香港明星黎明，十分帅气。

姚伊燕上前问他想买什么样的衣服。

黎明说：“我有个漂亮姐姐，我想买条裙子送给她，让她高兴高兴。”

姚伊燕问：“你姐姐多大年纪？”

黎明放肆地打量着她，笑嘻嘻地说：“她跟你年纪一样大，身材也差不多。你就按你的喜好，帮我挑一件好看的衣服吧。”

姚伊燕就给他挑了一件店里最贵的蕾丝长裙。

黎明付了钱，然后拿起包装好的衣服，双手递到她面前说：“小燕子，这是朱政送给你的见面礼。”

“小燕子”是姚伊燕的网名。

她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原来这个“黎明”，就是她的QQ好友朱政。

从来没有收到过男人礼物的姚伊燕，感动得差点流下泪来，春情荡漾之下，竟然情不自禁地搂住他的脖子，大胆地献上了一个热吻。

朱政也不含糊，顺势把她按倒在柜台后面的沙发上……

打从这时候开始，两人就从网友，发展成了一对露水鸳鸯。

姚伊燕经常在儿子上学、丈夫上班之后，把朱政约到时装店里来幽会。

时间久了，何庆国虽然是个榆木疙瘩，却也隐隐明白了一些内情，但他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他怕一旦撕破脸，姚伊燕就会跟他离婚。

毕竟他已经45岁，以他的条件，想要再找一个老婆只怕有点困难。

姚伊燕摸准了他的脾气，就更加放肆起来，每次和情人幽会之后，反倒先发制人，挑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找丈夫吵架，每回都把丈夫骂得狗血淋头，抓得头破血流，好像做了错事的是何庆国一样。

连朱政都有些看不过去，说她在自己面前是一只小绵羊，在何庆国面前却是一只母老虎。

今天下午，何庆国打电话回来，说晚上有个同事请喝酒，他不回家吃晚饭了。

何庆国好酒，每次出去喝酒，都要喝得醉醺醺地回来。有次晚上喝醉酒，骑自行车回家，在路上摔折了一条胳膊，吊了一个月绷带才恢复过来。从此后，他喝了酒，就再也不敢骑自行车。

姚伊燕立刻给朱政打电话，说自己晚上炒几个好菜，叫他过来吃饭。

儿子小亮一日三餐都在学校吃，晚上也要上完一节晚自习后才回家，所以朱政一来，姚伊燕就拉下时装店的卷帘门，把他迎上二楼，过起了二人世界。

吃完晚饭，两人滚在床上，自然免不了一番缠绵。

事后，姚伊燕把头枕在情人的胸口，不知不觉间，进入了甜蜜梦乡。

她在睡梦中还听到朱政一边轻抚着她的手指，一边赞叹说：“小燕子，你这十个手指头，嫩如葱白，可真好看啊！”

直到天完全黑下来，朱政才起床离去。

姚伊燕打开时装店的卷帘门，接着做生意。

晚上8点钟，何小亮背着书包回家。

直到时装店打烊，姚伊燕回到二楼，才发现朱政临走的时候，把挎包给落在她家里了。

“这个家伙，总是丢三落四的。”

她拿起手机，在QQ上问朱政：“你到家了没有？你的挎包掉在我这里了，什么时候过来拿呢？”

等待了十来分钟，朱政并没有给她回信息。

姚伊燕想了一下，拨通了他的手机。

“狼爱上羊啊爱得疯狂，谁让他们真爱了一场；狼爱上羊啊并不荒唐，他们说有爱就有方向……”

手机里唱着《狼爱上羊》这首歌，却没有人接电话。

姚伊燕生气地挂了电话。

正在这时，楼下的卷帘门被人扯得哗哗直响，她知道是丈夫回来了。

看看墙上的挂钟，已经是夜里10点了。

何庆国的脚步声有些凌乱。

他踩着楼梯走上二楼，刚一进门，满身酒气就熏得姚伊燕直皱眉头。

他腰里的皮带也系得松松垮垮，裤子拉链还敞开着，仿佛整条裤子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一样。

姚伊燕知道他一定是酒后尿多，憋不住了，提着裤子把尿撒在大路边了，心里的火气就不打一处来，双手叉腰，杏眼圆瞪，怒声道：“你还知道死回家啊？也不看看现在几点钟了。”

何庆国打了个酒嗝儿说：“晚、晚上有个同事请喝酒，我、我把自行车放在学校，不敢骑，晚上回来街上已经没有公共汽车，一路走回来，所

以晚了……”

他嘴里说着话，眼睛却在屋里四下搜寻着，怀疑的目光就像一把扫帚，把屋子的每个角落都打扫了一遍。

“家里怎么会有这个？”他的目光落到沙发角落里的那只陌生的男士挎包上，“这是谁的？”

姚伊燕心头一跳，暗叫一声“糟糕”，刚才只顾着生朱政的气，竟忘了将这挎包藏起来。

不过她很快反应过来：“这挎包是今天一位男顾客试衣服时，落在时装店的，我怕他明天会回来取，所以就先收在这里了。”

她开始防守反击，“怎么，你是在怀疑你老婆吗？你这个臭没良心的……”双手拍着大腿，就开始伤心地哭起来。

她对付丈夫，有三个绝招：一哭，二骂，三抓。

这捶胸顿足地伤心大哭，只是吓唬对方的第一招，为的就是扰乱对方心神，为后面的进攻做准备。

也不知今天何庆国是喝多了，酒壮怂人胆，还是自觉抓住了老婆的把柄，所以有恃无恐，他不但没有被老婆的哭声吓住，反而梗着脖子追问：“真的是顾客落下的吗？如果是顾客买衣服时掉下的，怎么不马上回来取？怎么会让你留着过夜？”

姚伊燕被自己的哭声噎了一下，心想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这个衰人竟然敢跟我顶嘴！

她只得使出第二招，挽衣捋袖作河东狮吼：“你这个没卵用的男人，挣的工资还不够自己打酒喝，一家三口全指望你老婆辛辛苦苦开个小店来养活，你不但不体贴老娘辛苦，反而在这里疑神疑鬼，冷言冷语。这、这日子，老娘没法过了！”

何庆国“哼”了一声，说：“我倒要看看这个挎包到底是谁的？”抢过那个挎包，就要翻看里面的东西。

姚伊燕知道这挎包里放着朱政的身份证和摩托车驾驶证，如果被丈夫看到，那可就是铁证如山了。

“你这个臭没良心的，老娘今天跟你拼了！”

为挽回败局，她立即使出第三招，猛然扑上去，一边泪洒横飞，哭骂不休，一边十指齐张，如同鹰爪一样，劈头盖脸朝何庆国抓去。

何庆国想要退避，无奈酒后身虚，脚步踉跄，终究慢了半分，只一瞬间，姚伊燕尖利的爪子落到他身上，立即在他脸上、脖子上留下了一道道血痕。

何庆国只觉被她抓到的地方火辣辣地痛，伸手往脸上一摸，满手是血，顿时酒意上涌，恶向胆边生，甩开手臂，“叭”的一声，重重地扇了她一个耳光。

姚伊燕被打得眼冒金星。

不但她愣住了，就连何庆国自己也愣住了。

要知道面对妻子的一哭二骂三抓，他可从来只有逆来顺受的分，何曾敢动手反抗过？

姚伊燕缓过神来，破口大骂：“好你个何庆国，居然敢动手打老婆？老娘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张牙舞爪，又发疯般扑向何庆国……

正闹得不可开交，忽然从儿子房间里飞出一本书，正好砸在姚伊燕身上。

何小亮不知何时已站在房门口，脸色涨得通红，恨恨地盯着他们夫妻俩说：“你们吵够没有？是不是要把人吵死了，你们才高兴？”

姚伊燕和何庆国像被人施了定身法，同时愣住。

姚伊燕抹抹眼泪说：“小亮，都是你爸他……”

何小亮根本不耐烦听她多说一句，“哼”一声，转身走进自己房间。

过了半晌，忽然从他房间里传出“噔”的一声响动。

姚伊燕急忙跑进去，屋里窗户大开，房间内已经不见儿子的身影。

她奔至窗前，窗户下面正好是隔壁院子的一堵矮墙。

小亮从窗口翻出，踩在矮墙上，轻轻一跃，就跳到了地上。

“小亮，你要去哪里？”

“我出去透透气，等你们吵完我再回来。”

姚伊燕转身下楼，追到楼下，街巷里空荡荡的，哪里还有孩子的影子？

以前她跟丈夫吵架的时候，小亮也曾悄悄跑出去过，不过很快就会回来，

毕竟夜深了，孩子能去的地方不多。所以她也不是很担心。

她回到家里，却发现满身酒气的何庆国竟然斜倒在儿子房间门口，已经睡着了。

她心里的无名火又冒了出来，冲上去想要把他踢醒，但犹豫一下，觉得他今天的情况有点反常，想一想，还是算了，有什么事，等他酒醒后再说。

于是就从他身边跨过，走进浴室，洗澡去了。

家里的燃气热水器，还是十几年前买的，早已老旧不堪，打开十几分钟，居然还在喷着半冷不热的凉水。

姚伊燕无奈，只得拿起花洒，胡乱地把身上的沐浴露泡沫冲洗干净，刚穿上胸罩和内裤，就闻到了一股浓重的焦臭味。

她以为是热水器烧坏了，急忙把煤气阀门拧紧，可是那股焦糊的味道，却越来越浓，越来越呛鼻子。

她把鼻子贴近门缝闻了闻，猛然醒悟，这味道，是从浴室外面传进来的。急忙打开浴室的门，一股浓烟夹杂着火星，就迎面扑过来。

她这才发现，小亮的房间着火了，不知道已经烧了多久，火势已经很大，客厅里的沙发和家具都引燃了，整个屋子里浓烟滚滚，火舌乱蹿，很快就要全部烧起来了。

她吓得脸无血色，赶紧趿着拖鞋往楼下逃命。

下到一楼，却发现卷帘门关了，自己身上没有带钥匙，回头一看，大火已经封住楼梯，想跑回去拿钥匙已经不可能。

好在她平时在一楼时装店柜台里放了一把备用钥匙，急忙翻出来，颤手颤脚地打开卷帘门，急冲冲跑出来。

跑出十几米远，再回头一看，二楼几个窗口都在向外喷着火光。

夜已经深了，周围不见一个行人，路灯昏暗的小巷里，被火光映得一片通红。

“着火了，快来人啊，救火啊！”

她扯着嗓子大喊起来。

过了好一阵，旁边才有两三户人家陆续打开门，走出几个睡眼惺忪的

邻居。

男邻居们都用怪怪的眼神盯着她看。

姚伊燕低头往自己身上瞧一眼，这才记起刚才自己跑得太匆忙，身上还只穿着内衣内裤。好在这时，一位好心的女邻居进屋拿了一件长外套给她，她胡乱地套在了身上。

有一家邻居，墙壁跟他们家挨得很近，担心火势蔓延到自己家里，急忙掏出手机，打119报火警。

几分钟后，两辆消防车开进青云巷，几名消防员跳下车，架起两条水枪往二楼拼命注水。大约过了十来分钟，火势被渐渐压下去。

一名消防员问姚伊燕：“屋里还有没有其他？”

姚伊燕这才想起丈夫喝醉酒，还躺在屋里睡觉呢，忙说：“我老公，他、他还在二楼。”

这名消防员问明何庆国大概处在什么位置，向一个同伴招招手，两人戴上防毒面罩，从卷帘门下钻进去，上二楼进行搜索。

不大一会儿，两人就抬着何庆国走下楼梯。

候在一边的120急救车上跑下来一位医生，上前检查一下，摇头说：“没救了，已经死了。”

姚伊燕一屁股坐在地上。

2

夜里10点30分，夜场电影终于散场，文丽起身往电影院出口走去。

今晚上映的是一部新出的港产爱情大片，坐在座位上看电影的时候，文丽觉得影院里空荡荡的，好像观众并不太多，可是等到散场的时候，人都集中在出口处，她才发现晚上出来看电影的无聊人士还挺多的。

她随着人流往外走，金一田亦步亦趋地跟在她后面，生怕走丢了。

两人好不容易才从窄窄的出口挤出来，宽阔的大街上，清冷的夜风四处乱蹿，文丽长长地透了口气说：“你这哪里是请我看电影啊，纯粹是在浪费

我的休息时间。”

金一田讪笑道：“姐，你真是 out 了，现在的小青年，约个会谈个恋爱什么的，都时兴去电影院呢。”

文丽笑了起来。

“你姐我今年都 27 了，不做小青年已经好多年了。”

金一田嘻嘻笑道：“你就是活到一百岁，在我眼里，也是个美女小青年。”

“少给我贫嘴。”

“我说的全都是真心话。你在我眼里啊，永远都是我在大学校园里第一眼看到的那位师姐，青春漂亮有朝气，勇敢大方又大气……”

“好了，你就别往我脸上贴金了，写推理小说的大作家，青阳城里有名的私家侦探，快说，这回找我啊，又是想在我这里打探什么消息？”

“不是。”

“那一定是想请我帮忙去警方的档案室里找什么资料？”

“也不是。”

“那是为什么？”

“我确实有些话要对你说，不过跟这些事无关。”一向嘻哈笑闹惯了的金一田，这时竟忽然变得有些忸怩起来，四下里看看说，“那边有一家酒吧，咱们进去喝一杯，边喝边聊。”

文丽说：“警察不能随便进入娱乐场所，更不许喝酒，你一天到晚写警察破案的故事，人民警察的‘五条禁令’、‘三项纪律’，你不会不知道吧？”

金一田说：“那些禁令，说的好像都是在工作时间内的行为规范，没说下班时间不准去娱乐场所，而且你现在又没有穿警服。”

文丽正色道：“在我看来，上班下班，都是一样的。”

金一田拗不过她，用手往街边指了一下：“那儿有个公园，咱们去那里坐坐，总可以吧？Madam。”

文丽笑了。

“这个可以有。”

两人穿过街道，往公园走去。

公园不大，中间有一个水池，里面养着一些金鱼，旁边是一个大花坛，四周的香樟树下，放置了几把长条石凳。

几盏草坪灯正发着淡黄的光。

公园里静悄悄的，看不到其他人。

文丽把外套的衣领往上拉了拉，在石凳上坐下说：“你这又是请我看电影，又是拉我逛公园，神神秘秘的，到底是什么事情啊？”

“师姐，其实我……”

金一田站在她跟前，脸色发红，嗫嚅一声，忽然单膝着地，跪在她面前，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的小盒子，打开后，双手递到她面前。

盒子里居然是一枚光灿灿的金戒指。

文丽吓了一跳，起身道：“求婚吗？你、你这是神马节奏？”

“姐姐，你这是什么眼神啊？这是求爱戒指，不是求婚戒指好不好？我、我想请你做我的女朋友！”

文丽“哦”了一声，说：“原来是这样，刚才可真把我吓了一跳。”

金一田说：“师姐，其实，自从在大学生校园第一眼看见你，我就喜欢上你了。毕业后，咱们居然又在这座城市相遇，我相信这绝对是老天赐予我们的缘分。师姐，做我的女朋友，好不好？”

他双手向前一伸，又把求爱戒指递得更近一些。

文丽和他是大学校友。文丽比金一田高两届。

大学毕业后，文丽回到家乡青阳市，参加警察招考，成为了一名刑警。

两年后金一田大学毕业，跑了几个地方，最后应聘到青阳市一家报社做记者，在跑政法新闻的时候，认出这位破了不少案子的女刑警就是自己当年暗恋的师姐。后来金一田在网上连载的一部长篇推理小说大获好评，他干脆就辞去工作，在家里当起了职业写手。现在的他，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推理小说家了。

更绝的是，这小子一年前又单枪匹马注册成立了一家信息调查公司，说白了也就是私家侦探社，写小说之余，干上了私家侦探的活。

他经常请文丽吃饭，听她讲案件侦查过程中的各种奇闻趣事，目的就是

为自己写小说搜集素材。有时也求文丽帮他偷偷复印一些只有警方才能掌握的非机密级的资料。一来二去，就跟这位昔日的大学师姐混得相当熟了。

虽然两人关系处得不错，但金一田忽然郑重其事地掏出一个戒指向自己求爱，还是有点出乎文丽的意料。

饶是文丽一向反应敏捷行事果断，冷不丁遇上这种事，还是有点心慌意乱，反应不过来。她脸上红云飞现，看着递到面前的求爱戒指，一时之间，不知道是该接还是不该接。

“打劫，都别动！”

正在这时，忽听一声大喝，从黑暗中蹿出四个小青年，每人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西瓜刀，将二人团团围住。

金一田扭头看了一下说：“兄弟，给个面子，我正在向我女朋友求爱呢，请稍等几分钟，马上就有结果了。”

“去你妈的，”为首的一个劫匪重重地踹了他一脚，“有你这样跟劫匪说话的吗？你以为咱们在跟你玩游戏呢？”

金一田被踹得滚倒在地，手里的戒指也掉落下来。

劫匪眼睛一亮，贪婪地笑道：“这戒指好像是金的哦，应该值点钱吧。”伸手去捡戒指。

金一田急忙向前一扑，将戒指牢牢抓在手里。

劫匪回头看了文丽一眼，舔舔嘴唇，脸上露出下流的笑意：“哟，兄弟，你女朋友长得不错嘛，哥告诉你，哥今天不但要劫财，而且还要劫色。快把戒指给我，把身上值钱的东西掏出来，哥不为难你，立即放你走。”

金一田赔笑道：“哥们儿，别这样。我叫金一田，是个私家侦探，在这里混的兄弟都知道我的大名，不信你去道上打听打听。”

“打听你妈个头啊，少跟老子攀亲戚，我管你是私家侦探，还是公家侦探，赶紧给老子掏钱。”

劫匪一拳打在金一田脸上，金一田顿时鼻血长流，眼镜也歪到了一边。劫匪蹲下身来抢他手里的戒指。金一田把戒指攥在掌心里，死也不放手。劫匪力气比他大，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将他手掌掰开，眼见戒指就要被

他抢走，金一田忽然抓住对方手腕，拼命咬了一口。

劫匪痛得大叫一声，急忙缩手，手腕处早已被咬出一排深深的牙印。

“妈的，你找死啊？”劫匪气急败坏，狂怒起来，挥起西瓜刀，就往金一田头上砍去。

文丽一声娇叱，忽然抢上一步，闪电般抓住劫匪握刀的手，向后一拧，只听“咔嚓”一声脆响，劫匪的胳膊被硬生生拧折了，手里的西瓜刀“叮当”一声，掉落在地。

劫匪倒在地上，抓着自己受伤的手臂，滚地号叫。

“臭八婆，敢打我们老大，不想活了是吧？”

劫匪的三个同伙见状，一齐挥舞长刀，猛扑过来。

三把寒光闪闪的西瓜刀，一齐往文丽身上招呼。

金一田大叫：“师姐小心！”

文丽面无惧色，侧身闪避，抓住个子最小的一名劫匪的手臂，顺势一拧，用他手里的刀，架住另外两把刀，脚下连环踢疾如闪电，只听“叭叭”两声，足尖分别踹在两名劫匪的膝弯。

两名劫匪站立不稳，立时倒地，待要挣扎站起，这才发觉一条腿的膝关节已经脱臼，完全不听使唤了。

剩下一名劫匪，其实还只是一个半大的孩子，估计刚从哪所中学辍学出来，见势不妙，扔掉手里的凶器，掉头就跑。

被扭断手臂的劫匪挣扎着站起身，故意露出右边脖子上的文身，那是一个骷髅头的图案，一枝玫瑰斜插在骷髅嘴角。

他盯着文丽恨恨地道：“大姐，本事这么好，你混哪条道的啊？有種的就留下名号，我骷髅帮飞天彪日后一定还你这个‘人情’。”

“混你个头啊，她是警察，干刑警的。”金一田笑起来。

“原来是条子，算我倒霉。”

三个劫匪不敢多言，相互搀扶着，一瘸一拐地走进黑暗中。

文丽扶起金一田：“你没事吧？”

金一田把眼镜扶正，说：“没事，一点皮外伤。”

文丽说：“我早就叫你学点防身术，你不听，你看刚才多危险啊。”

金一田道：“非也，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们私家侦探，比的是头脑，靠的是智慧，用拳头解决问题，那是打手干的活。”

“哦，难怪，难怪……”文丽忽然笑起来。

“你笑什么？”

“你刚才像狗一样咬了那个家伙一下，果然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金一田脸色一红，悻悻地笑了。

他拿出那枚戒指，仔细地擦拭干净，再次单膝点地跪在文丽面前：“师姐，你还没有答应我刚才的请求呢。”

文丽见他一脸真诚，心里竟有些感动。

正在这时，她挎包里的手机忽然叫起来。

“这是谁的电话啊？真不会挑时候。”金一田一脸懊恼，“不行，你先答应了我才能接电话。”

文丽拿起手机看一眼：“别胡闹，是师父找我。”

文丽是刑侦大队重案二组的探员，她师父秦汉川探长，是重案二组的组长，也是一位有着近二十年警龄的老刑警。

她走到一边，接听电话。

一分钟后，她匆匆走回来说：“刚才刑侦大队值班室接到消防大队的报警电话，说是青云巷一家服装店发生火灾，一名男子在火灾中丧生。消防大队的人觉得这火烧得有些蹊跷，怀疑这是一起人为纵火案。师父已经在去现场的路上，他叫我马上赶过去。”

金一田嘟囔道：“师父师父，你眼里就只有你这个师父。”

文丽说：“我22岁大学毕业考上警察，是师父带我出道的，为了保护我，他还替我挡过子弹，我眼里有他又怎么了？”

金一田知道她生气了，不敢再提刚才的事，把戒指收起来说：“那好吧，你去现场，把我也带上，我最近正缺写作素材呢。”

“你又不是办案人员，去干什么？”

“我做司机开车送你去现场啊！”